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四 編

軍 事 小 說

十 字 軍 英 雄 記

下 卷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千九二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十字軍英雄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原著者

英國司各德

繙譯者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四六四三

十字軍英雄記卷下

英國司各德著

閩縣林紓同譯
仁和魏易

第一章

方臥約奉命守藏之夕。李卻以日中罷。故早寢。心中自念。在萬衆力爭上流。亦知諸主見與公之辱。如被己辱。因之愈樂。以爲僂一人而神威能懾百人。此在他人。日中爲此。則夜中必嚴衛防。客獨李卻則力遣衛兵。且賜之以酒。用慶王痊。並識今日之勇。果使周歷李卻御營。則邏巡盡撤。幾如村墟。獨湯麥司及沙里士白雷侯帶劍行巡。以備非常。醫生哈基木既侍王寢。而夜已半。其中凡兩次進藥。時時仰視星度。應度而投藥。至於夜午以後。將歸營帳。行過臥豹之帳。將入觀其侍者。及問臥豹。方知守藏於高原。因之往視臥豹。相見之言。已敝前章矣。天色垂明。似聞有甲士徐步向帳殿而前。湯麥司方距王榻之前。假寐。眼如守夜之狗。無時不用其神。一聞靴聲。卽

厲聲曰。帳外何人犯此清曉。語時臥豹已躬身入英武之容。乃爲半愁所掩。湯麥司
 曰。將軍胡乃徑入寢殿。語厲而微。防王醒也。然王已醒曰。湯麥司勿格其人。臥豹者
 勇人也。來復命耳。此人入覲。寡人不以門籍斬之。語時已起。瞠目視臥豹。久乃曰。將
 軍胡以不言。寡人意爾。此來必復命言。吾蠱無恙。實則吾蠱迎顛。東風足以自保。原
 無勞勇士之心。臥豹啟曰。臣奉勅以來。既不戒於心。又自喪其名。今大旆已爲人得
 矣。王初不信曰。汝胡爲尙生天下安有其事。且爾頰上並爪痕。而無何由失。吾蠱又
 言曰。汝何爲不言。汝趣以直言告我。汝亦知面君王爲戲於禮。無當也。然以爾之勇
 卽妄言亦自可恕。臥豹視王曰。臣焉敢妄。今欲求爲妄言。殆不可得矣。陛下聽臣
 言。非妄。王大怒。然猶力制以臥豹爲妄。因曰。湯麥司。汝出視之。此人詎熱病發耶。天
 下安有茲事。以其人平日之勇。卜之則斷無今日之事。湯麥司汝前。汝惰行者。當更
 以一人往。此時亨利乃微耳。怒氣勃勃入曰。英蠱渺矣。守旗之將力或不敵而死。而
 旗旁乃有凝血一堆。忽仰面見臥豹。疑其爲鬼。詫曰。汝誰耶。王聞言而信。立取大斧。

曰。奸人汝既爲奸人。當自殊於奸人所應死之律。舉斧且下。臥豹挺立如石人。而又免胄以目視地。亦不祈禱。口吻如恆狀。英王方對立。衣寢衣。幾欲猝下其斧。忽而自釋其斧。以斧向地。言曰。乃微耳。汝言地中有血。何血也。蘇格蘭人汝爲勇者。吾見汝撲敵矣。汝殆殺二敵人乎。臥豹不答。王曰。一人乎。又不答。王曰。汝劍下而敵被創逃。耶臥豹曰。王曾稱我爲妄。而臣罪尙不至是。實則吾保王旗。實不流血。血者臣狗之血。狗之忠義逾其主人。臣爲狗主人。實乃不如狗。王又怒。復舉其斧。湯麥司立前。居王與臥豹之間。啟曰。陛下誅此人。無勞玉指。吾王以蘇格蘭人守讎。已大愚。臣不嘗言蘇格蘭人不足恃乎。王曰。汝言良是。寡人胡爲遽信其人。且寡人已爲威廉所欺。許我以兵。後乃弗應。然則蘇格蘭人殊無心肝者也。臥豹啟曰。寡君素不欺人。蓋爲事所格。所以中止。王曰。汝勿聲。汝蓋無恥者也。以汝稱王。王已曠矣。復顧湯麥司曰。此事絕怪。且余細察此人儀宇。疑滋莫釋。此人之無膽。公然肆其奸欺。無可辯矣。然寡人舉斧而彼聲色弗動。如加彼勇號者何也。果使此人筋掣膚撓。則寡人之斧且

立下如碎雞子。不圖此人既不畏懼。且無鋼冑。自護其頂。寡人殊不欲遽殺其人。於是默然移時。臥豹曰。吾主王止之曰。汝尙敢言耶。汝今弗求我。當祈天赦爾。英國大名墜爾之手。汝卽爲吾屬。兄弟在律。亦不能道。臥豹曰。非乞陛下道臣餘生。至臣之生死遲速。一聽諸陛下。惟死者臣分。然而有言。至與陛下有繫屬者。不敢不言。王以爲臥豹陳奏。必爲失職。自陳。乃曰。聽汝言之。臥豹曰。臣言事至祕密。惟出臣之口。入王之耳。侍中大臣。不能與也。時同立帳殿者四人。一爲王躬。一臥豹。二則湯麥司及乃微耳也。王顧二人令出。乃微耳聞言立行。而湯不奉詔。卽啓王曰。王乍不許臣之言爲當乎。旣當於理。則宜處臣以誠。臣願侍王於此。不敢竟背王躬。令王與奸人同處。王頓足曰。寡人與奸臣語。汝亦不能釋然耶。湯麥司曰。勿論如何。臣萬不敢以有病之人與無病者相對。又不願以擐甲之人與常服者相對也。臥豹曰。無傷也。卽使將軍在此。臣亦言之。而將軍又生平忠謹。臣言之亦必不洩。因啟王曰。王亦知有人謀王者耶。王曰。然。汝其一也。寡人何爲弗信。臥豹曰。罪臣所言之。患其辱甚於失百。

國徽語時甚囁。曰：臣所言者，愛迭斯翁主也。王大怒，張其目曰：彼與茲事胡涉？臥豹曰：陛下聽之。今有人方謀以翁主下嬪於土耳其王，以此結歡於土人，爲釋回之地。此全英之辱，較國徽輕重如何者？臥豹自念語出，王必大怒，此陰謀之人，乃王所爲。竟出臥豹意想之外。臥豹初意，王聞言必以爲旁人謀彼，必大肆咆哮，孰知王意謂語出罪人，必非誠款。且平日復知臥豹心慕愛迭斯，已軼軼不平。今復聞此玷辱之言，乃益怒臥豹之無禮。曰：汝勿聲，汝無恥極矣。吾將以炮烙取爾。示爾後此復敢喋瀆宮闈否？汝當日望眼逾高，寡人尙曲意姑容。今茲所爲，已自殊於人類，乃以畜鳴之口呼翁主名耶？至愛迭斯翁主出降，伊誰於汝？胡涉彼基督教之王，晝伏如鼠，夜起爲盜，而教中勇士均成間諜。若以撒拉定之爲人，神勇而忠誠，較之下嫁諸王，爲尤勝實則與汝又胡涉者？臥豹曰：臣逾時與世界別矣。無涉正如王言，蓋垂死罪臣之哀鳴，實顧惜王之名譽及其天良。果王以愛迭斯譯未盡王卽止之曰：汝不能稱翁主名，卽心中亦弗得思其人。語時舉斧而膊上之肉凹凸如樹癭。臥豹初以爲一

身負罪。故頽喪。而居王前。至此。則勁氣直冒。抗言曰。臣乃不能稱翁主名。固有貴賤之分。而王乃能格臣之思耶。誠啓王臣臨命時之尾聲。卽愛迭斯。卽靈魂未泯時。其想象亦愛迭斯也。王之二膊。固有力而能斥勇士如山。不可移之志耶。今且試王能與弗能。王見狀。斧又弗下。呼曰。湯麥司。此人之狀。激我幾成狂易。湯麥司未及答。忽聞帳殿外人聲至。喧雜傳呼王后臨矣。王曰。乃微耳。令王后勿進。此事非女子所應觀者。吾不圖爲此奸人。乃怒不能遏。且驚及王后。復微語湯麥司曰。汝以此人自後帳出。因而拘之。脫有謬誤。爾當自惜其命。彼人將死。汝以牧師至。爲彼讖除。寡人不欲誅其人。更汨沒其靈魂。湯麥司將行。王復止之曰。汝勿玷辱其人。死時仍以勇士之禮禮之。勿釋其甲冑。此人之罪。可誅。此人之勇。不可沒。湯麥司聞言。悅甚。以爲王若手刃臥豹。於義不可。且非勇。今得詔旨。乃嘉王之能斷此獄。因立引臥豹入他帳。去其劍。而關以械。方刑者囚臥豹時。湯麥司立視。殊不忍。旣畢。湯麥司乃前語臥豹曰。王令爾盡職。亦未令爾釋甲。但決脰而已。不欲支解爾身。臥豹曰。天恩也。似此或

不令吾家人聞之。生其悲梗。嗟夫。吾父。嗟夫。吾父。臥豹。語音甚微。然已爲湯麥司所聞。湯雖武夫。然亦下淚。言曰。李卻王尙有後命。命以牧師來爲將軍。讖除夙眚。吾已覓得一修道之人在門。將軍果聽入者。吾卽入之。臥豹曰。趣進其人。此亦王之恩我也。今吾靈魂與軀殼方欲分析之時。得道人來。此亦佳事。語已。湯麥司乃徐言曰。王尙有語。請將軍早圖歸宿之地。臥豹曰。王旨安可勿遵。吾旣不辯已冤。而又不欲淹久。其臨命之晷刻行矣。湯麥司將行。見臥豹已伏而祈禱。湯麥司心動。復至。臥豹之前。引手執其受鑲之手。曰。將軍年少。上有老親。我亦有兒。後此亦必習武。以效國安。知其不有將軍之獄。將軍究有何冤。老夫尙足爲將軍道地。臥豹曰。情深罪當。在律宜誅。大王以讎屬我。我乃失之。趣告伍伯。吾急欲伏法。勿濡忍也。湯麥司曰。然則靜候上帝鴻慈矣。雖然。昨夕之役。以老夫司之。或無此失。然將軍生平。非憤憤者。胡以至此。是必有故。若云將軍望敵而逃。世安有是果。將軍如是。則前此衝鋒陷敵。何以所向無前。若云行奸。則臨命凜凜。無怯容。奸人安得有是氣概。以老夫卜之。將軍當

必爲人所欺。在理必以美人。樊網隱相。牢絡致神。志喪失。遂亡其旂。將軍勿賴其顏。老夫正自是中。而來此事。爲少年人所莫免。將軍胡不以言見告。王少須怒解。將軍或能生全將軍。究何言者。臥豹以首。他顧曰。無之。湯麥司以手相搏。怏怏而出。曰。此人在國。則英蘇仇也。今在軍中。則兄弟耳。言之滋惜。

第二章

李卻王后曰。伯倫加利亞爲那法爾王商切士女。在當時。稱爲國色。人極纖媚。髮長委地。肌理穉嫩如嬰兒。望如未笄人。實則僅年二十一耳。自伐其貴。又矜其美。故行事好奇。詭出人意。外平心而論。固忠厚人。須知天下專制之君王。及王后受人諛媚。亦幾自聖。其聖居之不疑。迨志願都滿。尙欲微示以疾。使內家奔走侍醫。惶恐巧爲疾病之新名。以示異於凡猥。而侍疾之人。則巧飾僞笑。爭爲王后病中消遣。以故內家遇王后。構無名之病。則巧爲傾陷。曲相誣譖。蠱生種種不測波瀾。使中宮嗔嗔爲歡。以博一日之寵。亦未思縱情一樂。使受者有身家覆滅之憂。而王后及內家咸弗計。

也。亦正以見王之恩寵無施不可。縱使行樂敗人大計。亦自信其能力。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正同乳獅戲人。初無噬人之意。不知牙爪之利。人已瘡傷。王后之受王恩義極摯。特王之梟俠。后亦時時畏懾。惟智慧稍遜。愛迭斯故王恆與愛迭斯語。而后頗生其妬。初意亦非與翁主爲仇。而侍者則一覽週知。思擲掄愛迭斯。以平后之心。堅后之寵。否則王后生無名之病。而侍疾者殆矣。外史氏曰。以理言之。內家之弄愛迭斯。於理背也。愛迭斯身出天潢。而王亦骨肉視之。然幼失父母。特王心憐之大類。寄生之草。故得以長養宮中。王既禮重。后亦加之。容色雖猜沮於心。未發也。先是內家力圖擲掄愛迭斯。顧不得其罅隙。但能取其衣飾。加以指摘而已。而臥豹之渴衷閒。亦有人知狀。時已有人在后前。盛言臥豹勇狀。以探取翁主消息。用爲談助。及王后合內家祈請於秘殿。在王后之意。特爲王祈請耳。而椎羅主教陰謀慝惠王后之行。意別有在。不可測度。而翁主繞殿散花。其事又爲宮人所覩。立言之王后。王后既歸。而王新愈。而后又廣覽勝迹。中心滋適。宮中復新得美人。夫婦即休也后心愈樂。前

此地宮出二侏儒以試臥豹。此卽王后所使。臥豹既不爲所動。而隱士復自門外止。二侏儒勿言。后殊不得意。及第二次再遣侏儒時。而事乃大裂。臥豹既受命後。破帳出。此數女侍。后又與之密謀。愛迭斯盛言事不可爲。請后爲臥豹道地。而王后尙欲侮弄其人。以爲臥豹貧。而愛迭斯無恥。作劇不已。愛迭斯歸。心神滋憊。恍不已。乃以侍女候伺帳外。取消息。明日。女侍入言。英肅渺然。守羈者亦去。愛迭斯大震。奔告王后。令之見王。意以遊戲殺人。非道也。必欲王后覲王。言之。王后聞言。亦懼。忽而大咎其女侍。以爲惡作劇。陷人於死。復作種種謬妄之言。意以寬釋愛迭斯。且云。必無暴變之事。人言勇士之不在。是必守夜羸困。歸息帳中。非死敵也。即使旗章失落。王亦未必卽怒。更以帛製之。旂仍然耳。天下詎有以一方殘帛遽戮一猛士。矧此猛士王倚如左右手耶。卽王暴怒。陷之行獄。寡人待王怒止。可以向王道之赦。出其人。王后之言。恆類此。既以寬慰愛迭斯。又自明其無過。然私心亦至杌隉。第不明言。而愛迭斯則云。慰我無益。卽東朝自慰亦無益。不如趣救猛士。爲得方帳殿語時。忽見一宮

人奔越而入。愛迭斯觀其容色。大似驚悸忘魂。此時愛迭斯乃盡失其常度。生平儀觀及其涵養。至此全泯。立踞后前。啟曰。請陛下趣命駕起死人。縱使宮車立前。尙未審能否脫此人於死。語至此。哽咽不能聲。而此宮人啟云。爲事尙得及。婢子聞猛士已入帳殿面王。苟行尙可免。語至此。宮人亦哭。以出謀陷人。此宮婢固身與其事。且云。爲禍至迅。瞬息行刑矣。王后無計。忽踞而致祝曰。猛士果得免。寡人願於聖陵中製金燭盤以酬天。尤於恩加地。禮拜堂以銀製神案。聖湯麥司神。櫛亦必製錦幔。酬神其值至貴。無吝。愛迭斯曰。東朝趣起。后急而祈神。何如以身拯人之爲得。宮婢亦曰。翁主言然。陛下當速趣帳殿。猛士之命或可及時而獲甦。王后起立而顫曰。行行而宮女亦紛如獸駭。竟忘以禮服加后。愛迭斯玉容雖無主而精神尙鎮定。乃自進爲后理粧。及朝王之服。王后忽覺斥宮婢曰。汝輩何如者。竟令翁主爲爾輩代役。愛迭斯汝觀之。此輩但解弄人於死地而臨事。倉黃可恨也。吾意當以椎羅大主教面王。爲猛士道地。愛迭斯曰。必東朝自行。或可生不爾殆矣。東朝旣能置人於危地。尤

當以大力全其生。后曰：吾前吾前，倘李卻方在，危怒之時，吾將何語以進？或以斧鑕見及者，奈何？宮婢加里司德者，深審后之性情者也。進曰：陛下但行天下，卽有猛獅亦斷不能見。陛下絕代之容，而肆其牙爪，矧吾王爲多情之勇士，陛下但少動櫻脣，而王已奉令維謹。后曰：加里司德，汝言確乎？汝竟安知者？寡人固行，復自視曰：汝輩奈何加我綠衣綠衣？王所不悅，今趣取藍衣。前尙有紅寶石之宮翹，亦取而上。我此宮翹爲王獲沙白魯斯王得贖金中之一事也。吾藏鐵匣中，若弗在者，更尋之。愛迭斯曰：陛下於人命呼吸之交，尙及此乎？今請東朝居此，我行面王矣。此事本於我有涉，我今將以疏屬之天潢往，撩獅王之牙鬚，后今以萬乘之尊，乃用遊戲以殺士士果死者，則英國之名不淪喪於東朝之一笑耶？王后聞言，亦不之怒，乃睦不能答。及見愛迭斯將行，則私斥宮婢曰：止。翁主加里司德果前引愛迭斯衣曰：翁主勿徑前語已復。啟曰：陛下宜亟行，少濡忍者無及矣。婢子計翁主獨前，王將更怒，禍將不止於戮一人，王后無計，乃曰：行。愛迭斯立俟，其出王后取長帔蒙之，防禮服不備，取譏。

於左。右愛迭斯同宮婢數人亦出其後。從以宿衛羽林。竟趨王帳。

第三章

王后垂至時。王以人止之。見前章矣。奉命者見后。致王意。然不敢沮后勿前。后尙聞王在帳中言止。后勿入。后聞言。語愛迭斯曰。吾固知王不聽入也。后意似已盡其責。意將遽返。卽於此時聞王語人曰。汝趣行戮。果一劍立斷其首。賜爾十金錢。惟臨刑時當觀其色。慘變與否。寡人至愛勇士。臨死不變其形色者。忽聞有人敢王曰。果罪人見臣舉斧而不動色者。則誠爲臣生平第一次所閱。歷以意卜之。似無其人。愛迭斯聞言如刀刺其心。啟王后曰。果東朝不得入者。臣妾爲東朝前導。后卽不前。吾亦忘其軀殼爲之語。門者曰。王后必欲覲王。亦妻晤其夫之禮。汝勿格也。門者鞠躬言曰。貴人聽臣言。臣焉敢格東朝勿入者。惟王方理大事於帳中。請貴人少濡勿卽入。愛迭斯曰。我之面王卽爲其事。左手麾門者。右手引后直入門者。鞠躬啟曰。王后下敕。臣何敢違。門者旣却殿幕。復開。王后乃不能不入。王方仰臥於溫榻。去榻數武有

一健將挺立如取進止以其人之狀卜之足知其業尙矣衣紅衣如半臂形左右二膊皆露胸前披牛革星星作紫點已近黝黑自頰及膝蔽膝亦牛革爲之冠簷下翳其目紅鬚被頰殆滿遠觀之爲狀至慘凜頸縮而體博作方形其身亦弗高二膊頗長而巨右手握刃可四尺有半柄可二十寸其末加以鉛鑲垂刃侍立無語王見后合內家同入即轉面內向弗視來者徑取榻上二獅子皮裹其面外史氏曰后之性情已畧敍及矣平日之得王寵者蓋有術焉一見伍伯突立望而生慄遂直至王前長跪於地去其長帔露其玉雪之頸引王右手王手本握獅皮無心之中竟爲后引而出后既引王之手則基督教之砥柱已落掌中遂以口親之王雖弗顧然仍不能縮其手乃自語曰此何爲者后曰請陛下趣逐去此人猛相令人毛戴王麾伍伯曰汝趣出久立胡爲汝何人乃敢平視中官伍伯啟曰奉詔惟此頭顱作何處置仍取陛下進止王曰狗汝出以基督教禮瘞之可爾伍伯遂行然未行之前仍竊視王后見玉雪之膚不禁微笑而笑時之猛狀較之肅恭之狀尤凶迨伍伯既行王徐迴其

首曰媚狐。汝來何言。外史氏曰。天下人見艷色。無弗動者。矧李卻之爲人。視美人。特次於戰功。一等及見王后俯首作哀憐狀。且淚下如貫珠。王心尤爲之蕩。王初意本不欲答其人。及見柔嘉之態。不禁引手拊后髮。扶而親其額。曰。汝破曉而來。胡急急至。是后啟曰。臣妾萬死百忙之中。竟自忘己事。王曰。汝何罪。請死。后啟曰。第一罪爲不稟承詔旨。率帷遽入。王曰。汝自以爲無禮。請吾道爾乎。汝率帷自入。自以爲罪。然則陽光無因射入。犴獄亦將以日輪爲罪耶。吾所以拒汝者。適有勾當。抑亦新愈不欲以餘病之氣傳染及爾。后曰。王瘥矣。胡染之云。究其來意。仍不之啟。王曰。瘥矣。然吾之二膊能使天下謗議汝爲非美者。尙足以斷其要領。后曰。王旣重臣。臣尙有微請。王或見允耶。王俯視曰。何事。后曰。即此不倖。蘇格蘭之勇士王立變其色曰。此人何可置之地上。彼罪安可赦。后曰。究是人之罪。特坐失一旂幅耳。臣後此親將爲王手繡一旂。令招颺於風中。且出臣妾珍珠爲旂緣。並於每珠咸加以眼淚。以志王之恩。王曰。汝乃太愚。合天下及東方之明珠。安能抵大英國旂中一星之污點。天下美